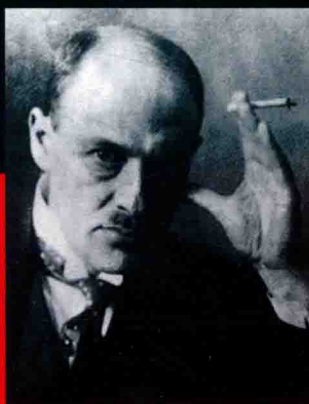


同情感与他者

[德]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朱雁冰 林克 等译



Sympathiegefühle und
der Frem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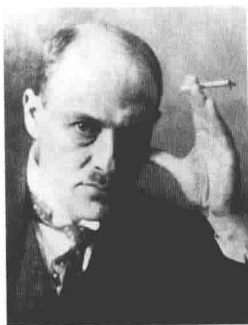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舍勒作品系列

同情感与他者

[德]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朱雁冰 林克 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情感与他者/(德)马克思·舍勒著;刘小枫主编;朱雁冰,林克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4

(舍勒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21276-7

I. ①同… II. ①马… ②刘… ③朱… ④林… III. ①情感—研究 IV. ①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613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TONGQINGGAN YU TAZHE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4.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曾忆梦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蔡立国 蔡 琪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Sympathiegefühle und
der Fremde

出版说明

刘小枫

舍勒(Max Scheler)出生在德国南部名城慕尼黑(1874年),其父信奉新教,其母信奉犹太教,舍勒却自己独立选择了信奉天主教。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耶拿大学修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时,舍勒先后师从当时的学界名流狄尔泰(W. Dilthey)、西美尔(G. Simmel)和欧肯(R. Eucken),并在欧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895)和讲师资格论文(1897)。1907年,舍勒在慕尼黑大学任编外哲学讲师,参与慕尼黑现象学小组,成为史称“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主要成员,参与主编《哲学与现象

学年鉴》。自 1911 年起，舍勒论著迭出，名重学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舍勒受任德国外交部出使日内瓦，战后受聘为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组织知识社会学研究项目。舍勒个性热情、才思敏捷、思路开阔，讲课颇富吸引力。1928 年，舍勒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未及上任，猝然病逝，年仅五十四岁。^① 此时，舍勒已计划到日本做客座教授，并接受了赴苏联、中国和美国讲学的邀请。^② 《舍勒全集》中生前未竟之作占三分之一，海德格尔惋惜舍勒的早逝不无理由。舍勒的第三任妻子终身以编辑《舍勒全集》为业，校勘、索引和注释颇为周详，使舍勒留下的杂乱手稿得以问世。

舍勒学术博杂多方，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的传奇人物。舍勒身逢社会理论和现象学哲学这两大 20 世纪主流学术思潮初兴之时，以其卓越的思想才华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广泛应用到传统的哲学、伦理学、神学领域以及新兴的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领域，甚至出人意料地将现象学哲学的“直观”与社会理论的“视域”结合起来，凭其天赋的深邃哲思和敏锐洞察迭

① 舍勒生平参见江日新：《马克斯·谢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1～30 页；弗林斯（M. S. Frings）：《舍勒思想评传》，王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② 参见弗林斯（M. Frings）：《上帝与虚无》，见奥尔特（E. W. Orth）编：《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新论》，Freiburg，1978，118～119 页。

拓新题，建树广却不流于浅泛。^① 社会理论的创始人韦伯称舍勒为“现象学家，直觉论者，浪漫的浪漫论者”，言下之意，舍勒的社会理论并不纯粹。社会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特洛尔奇(E. Troeltsch)则认为，舍勒哲学尽管深刻之见与浅泛之见混杂，但“总体看极有意义”。^② 同样，在某些现象学家看来，舍勒的现象学直观搞得并不纯粹，偏离了胡塞尔的教旨。然而，同样因偏离现象学原教旨而成就为盖世大哲的海德格尔则说，舍勒哲学具有超强的力度。伽达默尔(H-G. Gadamer)甚至感叹舍勒有如一个“精神的挥霍者”，浑身都是学术才华。事实上，正是凭靠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应用到传统学术论域，舍勒学术才产生了广泛的辐射力——新教神学大师蒂利希(P. Tillich)称赞舍勒著述具有的“伟大直觉力”，就来自现象学直观与社会理论视域的结合。凭靠这种结合，舍勒思想成了天主教神学大师巴尔塔萨(H. U. von Balthasar)所说的“世界观的聚盆”。^③ 如

① 参见舒茨(A. Schutz):《谢勒三论》，江日新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

② 对舍勒的各种评议，参见伽尔第尔(F. Gardiel):《舍勒论著中的“成为上帝”》(“Gottwerdung” bei Max Scheler)，München，1980，4页以下。

③ 海德格尔的《悼舍勒》和伽达默尔的《精神的挥霍者》，见古德(P. Good)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Bern，1975。蒂利希:《哲学与命运》，见《蒂利希选集》，卷二，Stuttgart，1961，31页；H. U. von Balthasar:《舍勒：新的中心》，见氏著《德意志心灵的启示录》，卷三，Salzburg/Leibzig，1938，85页。

果我们不是要成为现象学或社会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检视这两种理论构想的思想效力，那么，舍勒学术至今仍是思想界尚未充分消化的 20 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遗产。

舍勒的学术思想历程被史家分为三个阶段。起初(1899—1911)，舍勒关注的是伦理、逻辑与心理的关系，这一问题意识明显受当时在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派的支配。然而，当舍勒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社会理论，便果断抛弃新康德主义，彻底否定自己已有的研究思路。^① 在随后的短短八年时间中(1911—1919)，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舍勒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神学乃至政治学诸论域纵横捭阖，论著迭出，被称为“现象学的施魔者”。^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1919—1928)，舍勒致力于开拓自己的学术创构：在哲学领域提出了“哲学人类学”构想，力图整合心理学、生理学等新兴实验学科的知识成果；在社会理论领域开辟

① 桑巴特、特洛尔奇曾为舍勒谋得教职做过努力，参见普勒斯纳(H. Plessner)：《忆舍勒》，见 P. Good 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前揭，20 页。

② 参见克拉夫特(J. Kraft)：《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哲学批判》，Frankfurt/Main，1975，53 页以下。关于舍勒思想发展第二阶段的中止期，论者见解不一，另一种主要的见解分期为 1911—1922 年。本文依 M. Frings 的分期说，参见氏著《冲动与精神》，见斯佩克(J. Speck)编：《大哲人的基本问题》，卷二，Goettingen，1973，1 页。

了“知识社会学”方向，力图化解历史主义的巨大挑战。舍勒思想的确堪称现代思想的“聚盆”，其中聚集的思想品主要有：费希特、欧肯和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V. Solowjev）的唯心论道德哲学，洪堡的文化—政治哲学，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历史—社会理论。^①不过，舍勒仍然有自己的思想立足点，这就是经帕斯卡尔上溯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心学传统。可以想见，舍勒曾试图据此整合现代西方思想的各条路径——由于不幸盛年早逝，舍勒最终没有让后人看到他最为成熟的思想成果。尽管如此，德语学界认定，舍勒思想的力度堪与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尼采一类思想大家相提并论。^②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舍勒著述就在德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哲学家海德格尔、哈特曼（N. Hartmann）、盖伦（A. Gehlen）、普勒斯纳（H. Plessner），社会理论家

① 参见哈斯康普夫（R. J. Haskampf）：《思辨的现象学身位论：费希特、欧肯对舍勒身位哲学的影响》，München，1966；舒巴尔特（W. Schubart）：《舍勒哲学中的俄罗斯特征》，Kyrios，1937；舒尔茨（W. Schulz）：《转变世界中的哲学》，Pfullingen，1980，421 页以下。

② 参见 K. Kanthack，Max Scheler：Zur Krisis der Ehrfurcht，Berlin，1948，240 页。亦参见 H. Leonardy：Liebe und Person：Max Scheler's Versuch eines “phänomenologischen” Personalismus，The Hague，1976；B. Rutishauser：Max Scheler's Phaänomenologie des Fühlens：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seiner Analyse von Scham und Schamgefühl，Bonn，1969。

曼海姆(K. Mannheim)、舒茨(A. Schulz),天主教神学家 D. von Hildebrand、斯太茵(E. Stein)、皮茨瓦拉(E. Przywara)、伍斯特(P. Wust)、弗里斯(H. Fries),新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蒂利希等各路学术思想家,都承认受到舍勒思想的影响或激发。^①大半个世纪以来,舍勒思想一直是西方学界的专著、论文和博士论文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从各种角度讨论其思想的方方面面。在英、美、法、意、西班牙、波兰、俄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学界,舍勒要著都有译本,德国因此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②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舍勒遗孀玛利亚(Maria Scheller)在舍勒逝后不久即着手编辑《舍勒全集》(由海德格尔主持)。由于舍勒留下的未竟之作多为手稿,识读和整理工作进展缓慢。1968年玛利亚去世后,芝加哥大学舍勒研究所所长弗林斯(M. S. Frings)教授接手主编,最后

① 舍勒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参见格伊塞(J. Geyser):《奥古斯丁与当代现象学的宗教哲学:尤其舍勒》,Munster, 1923;弗里斯(H. Fries):《当代天主教的宗教哲学:舍勒对其形式和形成的影响》,Heidelberg, 1949;莎夫勒(R. Schaffler):《哲学与天主教神学的交互关系》,Darmstadt, 1980, 142~186页。

② 舍勒研究文献参见 W. Hartmann 编:《舍勒研究文献》(Stuttgart, 1963)和 M. S. Frings 编:《舍勒文献及研究文献 1963—1974》(Den Haag, 1974);1974年以后的研究文献,参见 R. Kaufmann:《情感与性情作为理性的直补》(Peter Lang, 1992)所附文献目录和 Liu Xiaofeng:《身成身位:舍勒情感现象学及其现代性批判的神学研究》(Peter Lang, 1996)所附文献目录。

编成全集十五卷。舍勒思想既纵横捭阖又不乏细腻的精辟之处，其首要关注乃现代性的心性气质及其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谁如果对这样的时代大问题具有自觉的学术抱负，阅读舍勒著述仍然是再好不过的思考训练。舍勒著述论域宽广，阅读舍勒也有助于我们避免在学术专业分工日益制度化的时代成为一个学术技工。因此，与海德格尔著述一样，舍勒著述迄今仍是青年学人学习如何思考哲学问题的范本。

文选分七个专题选辑舍勒论著，各专题分卷单行，旨在突显舍勒学述的多维重点。舍勒文风既艰深又恣肆，精细、缜密的现象学分析，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生理学、自然科学的知识运用，与先知般的宗教激情掺和在一起，汉译殊为艰难。文选的选编和翻译成于15年前，这次重印作了若干校订，谨此对各位译者的辛劳再次深表谢意。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编者前言

刘小枫

本辑收入舍勒的六篇论稿，其中，《同感现象的差异》、《历史的心性形态中的宇宙同一感》、《论他者的我》三篇均出自《同情的本质及其诸形式》一书。

《同情的本质及其诸形式》(*Wesen und Formen der Sympatie*, 1923)是舍勒继《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之后完成的又一部现象学力作。所谓“同情”的含义，不是指我们汉语日常用法中的怜悯感，而是指人所具有的“共同感受”或“共同情感”。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话虽说的是一个常识，但要

把心同此理的“道理”讲出来，却并非易事。比如说，人都有“悲伤”和“快乐”的情感，然而，人的生活是共同生活，对人世共同生活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共同悲伤”和“共同快乐”的“共同感受”或“共同情感”。这类同感现象的情感法则是怎样的呢？《同情的本质及其诸形式》要探讨的就是“共同感受”或“共同情感”的情感意向之理。换言之，探讨同感现象并非是舍勒发明的论题，而是近代以来尤其 19 世纪以来的哲学和新兴实验心理学一直关注的论题，从这里辑录的该书第三节《同感现象的差异》可以看到，舍勒不过试图凭靠现象学分析来厘清同感现象，进而建立起“同情”的现象学在体论论证。如果对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亲在”所作的著名本体论分析，舍勒的“同情”在体论论证的哲学含义会得到更好的理解。

《论他者的我》是《同情的本质及其诸形式》一书的附录，独立成章。此章论题其实就是后来所谓的“他者现象学”，然而，当时的现象学界还没有出现“他者现象学”这个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萨特、列维纳(E. Levinas)等哲人的现象学研究才发展出所谓的“他者现象学”，并成为战后现象学发展中的显学。舍勒并没有提出“他者现象学”这个概念，但《论他者的我》一文表明，舍勒无疑是“他者现象学”的先驱，对于解决价值感的共同体基础这一难题具有里程碑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学界曾一度热兴“社群主义”论，对基于近代社会契约论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看似

让人耳目一新的批判。然而，这种社会思想论述在解决如下理论难题时明显力不从心：在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处境中，不同传统文化的价值感如何可能具有共同体的基础。^① 在《同情的本质及其诸形式》中，舍勒的同感现象学探究深入到价值感的共同体基础的在体论层面——或者说身体现象学层面，然后再返回到社会理论层面，不时敲打近代的社会契约论。相比之下，无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还是后来泰勒的社群主义论，在哲学深度以及社会思想幅度方面，均远远不及舍勒的“同情”现象学——新的时髦论说未必就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从《历史的心性形态中的宇宙同一感》中可以看到，舍勒把同感现象学推进到比较宗教社会学论域。如所周知，韦伯社会理论的重点是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通过对比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东方的儒教、印度教的教士阶层，韦伯试图解决现代民族国家政制担纲者阶层的德性品质问题。然而，“教士阶层”的德性品质这一论题来自尼采：

教士要实现的是使自己成为最高类型的人，成为统治者，——甚至统治那些手中有权的人，使自己成为不可侵犯、不可攻击的对象——，使自己成为社群中最强大的权力，绝对不可取代，不容

^① 参见 Nancy L. Rosenblum 编：《自由主义与道德生活》，Harvard Uni.，1989；A. Honneth 编：《社群主义文集：关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的论争》，Frankfurt/New York，1993。

低估。

手段：惟独他是有识之人；惟独他是有德之士；惟独他是驾御自己的最高主宰；惟独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并且回归神灵那儿；惟独他是上帝与其他人的中介者；神灵惩处任何不利于教士的事和思想。（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卷一，315条，林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韦伯的教士类型论虽然从比较宗教社会学层面拓展了尼采的论题，却削弱了尼采论题带有的政治哲学的尖锐力度。凭靠现象学直观天赋，舍勒使得比较宗教社会学的教士类型论重新回到尼采的哲学高度。换言之，韦伯试图以社会理论取代政治哲学的努力并不成功，毕竟，教士阶层的论题最终关涉的是统治者的德性品质。要深入这一问题的底蕴，哲学的探问仍然不可或缺。《历史的心性形态中的宇宙同一感》对印度和希腊的所谓“宇宙同一感”的差异所作的比较分析，展示的是舍勒基于性情现象学建立起来的“心性气质”比较类型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象学哲学的思考纵深。

与此相关，《受苦的意义》（1917）一文虽短，却具有典范意义。这篇文章从比较宗教社会学的类型论出发，分析古希腊、佛教、基督教的“受苦感”的差异，以及这些传统文明的“受苦感”与现代人的受苦感的差异——如果与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的论题加以比照，我们就不难体会到，舍勒的这一论题的意义并非仅仅限于比较宗

教社会学的类型论。文明冲突仍然是现代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一问题背后隐含着教士类型或文明担纲者类型的德性品质的高低问题。因此，舍勒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心性气质”类型论对我们如今面临的文明自觉问题极富启发。

由于涉及东西方文明的担纲者阶层“心性气质”类型的比较，《同情的本质及其诸形式》引起了亚洲学者的特别关注。^①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台湾学者陈仁华依据英译本翻译《同情的本质及其诸形式》时加了不少比较宗教哲学式的译注，频频引述宋明理学的论说与舍勒的论说相互参证。^② 在此之前，由于舍勒的实质情感伦理学在汉语学界不是显学，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才是显学，儒家理学与康德伦理学的德性竞赛一度成为当代新儒家主流论述的基本趋向——牟宗三的相关论述因此被视为最富哲学深度的探索。可是，如果我们熟悉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现象学批判，有志于复兴儒学的论者当会发现，舍勒的实质情感伦理学更能有效支撑儒家宋明理学或心学。何况，康德哲学对西方现代启蒙精神并无自觉的反省意识，舍勒哲学则明确带有现代性批判的问题

① 参见韩国学者 Cho, Jeong-Ok 的“*Liebe*” bei Max Scheler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Begriffs“*Eros*”: Eine kritische Interpretation insbesondere an Hand seines Werkes (*Wesen und Formen der Sympathie*), München, 1990。

② 谢勒：《情感现象学》，陈仁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意识，当代儒家应该与舍勒联手而非与康德结盟才对——无论如何，如果要担当儒家精神传统的现代命运，舍勒的同情感现象学不可不读。

带着这一观察来看《懊悔与重生》(1919)这篇短文，就不难理解为何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中还有一个宗教哲学-神学维度：对舍勒来说，要修复西方现代人的“心性”品质，还得凭靠基督教伦理塑造的“心性气质”。《德行的复苏》(1913)这篇早年的短文表明，舍勒的性情现象学—社会理论的根本意图是对现代资产者伦理的哲学批判。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